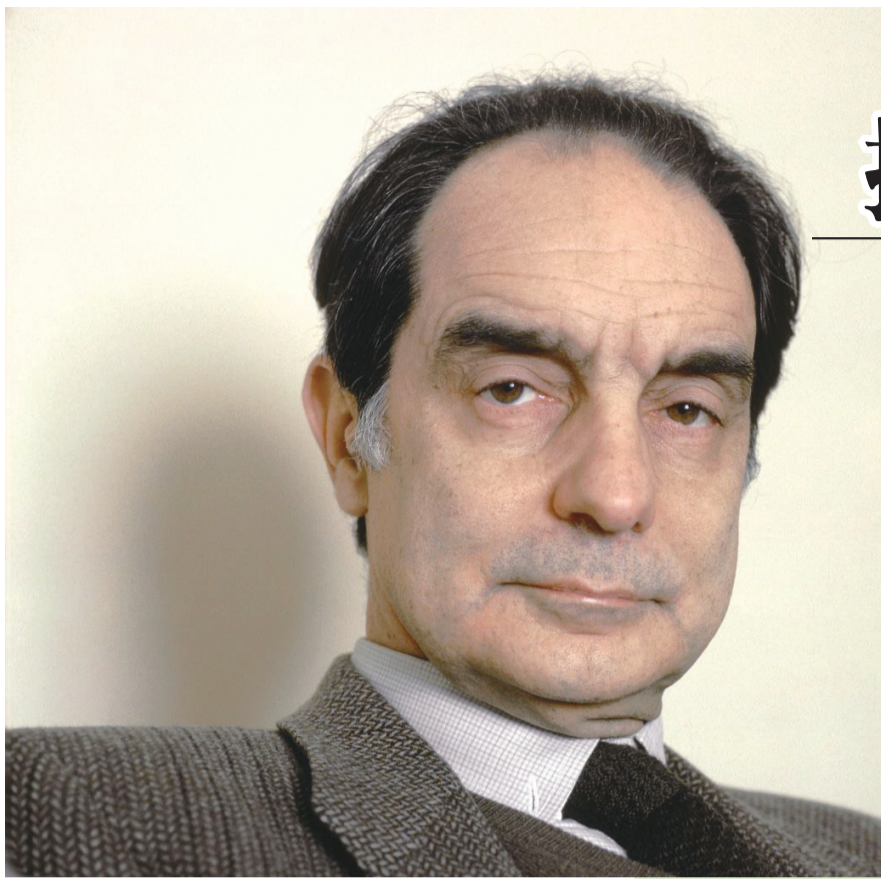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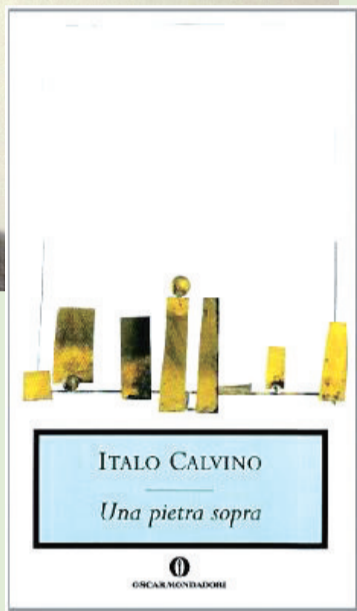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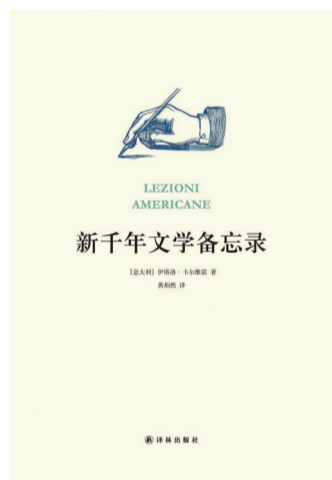
挑战卡尔维诺式的迷宫

□魏 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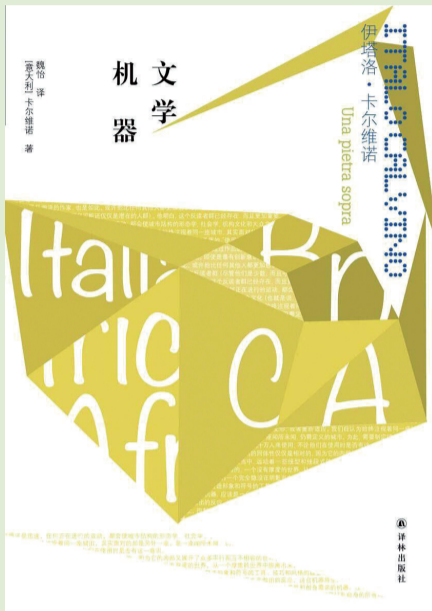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描绘这个世界,并与之建立联系。或许正是由于我们诠释世界的方式不同,才会导致人与人之间难以彼此理解:我们的思想本来就不在同一条轨道,或者同一个次元里驰骋。有的人崇尚数学的逻辑与精准,有的则习惯于文学的方法,它时而具有逼人的现实性,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各种“文字游戏”创造出一个虚构的空间;又有人善于使用音符与色彩,以唤起人们心中无限的遐想……根据每个人选取的方式不同,这个世界也就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面貌:可能是一个纯粹虚构的幻觉,也可能是真实甚至近乎严酷的现实,又或者介于二者之间。然而,卡尔维诺却将数学和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创造出一架“文学机器”。

卡尔维诺的这个想法,源于和雷蒙·格诺等人一起创建的先锋派组织:潜在工场(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不过,他并非真的想要制造一架文学机器,而是通过这种富有挑战性的方式,探讨他所在的时代需要怎样的文学。鉴于文学应该表现我们所珍视和来自内心世界的情绪与感悟,以及过往的经历,对于这架文学机器进行检验的标准,就应该是它能否创造出符合传统和遵守所有规则的作品。然而,在此基础上,一架真正的文学机器又应该能够打破“以往传统生产的阻塞电路”,采用新的方法,发展出自身的敏感性和自身的需求,以便最终创造出不同于当时失于形式的“先锋派”的新文学,从而最终成为文学。



《文学机器》中意文版



《文学机器》中意文版

文学所能做到的并非是提供走出迷宫的方法,而是“确定找到出路的最佳态度,尽管这条出路仅仅是向另一个迷宫的过渡。我们想要拯救的,是对于迷宫的挑战;我们所要澄清的,是一种挑战迷宫的文学,并且,将它与向迷宫屈服的文学区分开”。

具有明显界限的学科与时代,对于卡尔维诺来说完全像是自家的房间,他可以毫无障碍地从其中的一间进入另外一间,评价所有这些房间的风格,以及它们从过去到现在的变迁,和每个房间住过的人,发生过的故事。然而,很多倾听这些讲述的人,却几乎是徒劳地跟随他的思路,很多时候只能产生一些不明觉厉似的感叹。卡尔维诺的思维是发散和跳跃的,同时具有其内部统一与逻辑,如同一位诗人,又或者是真正以符号来标记世界轨迹的人。在文章的任何地方,你都会遇到令人吃惊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你或者尽量跟随他的思路,又或者并不跟随他的思路,而只是随遇而安,感受他在那个时间点上点的感受,如此才能真正欣赏这些文章的魅力。

卡尔维诺为《文学机器》收集整理的文章,大多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0年到20年间。对于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有哪些故事仍然能够启发我们,又有哪些尝试为我们提供了反面的例证?恐怕就是那些年代里,人们潜心致力于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以及对于找出解决问题方法所怀有的那种执念。

《文学机器》出版于1980年,卡尔维诺为这部文集撰写了前言,表示希望通过文集的出版,与其中收录的那些发言篇以及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所扮演的“具有倾向性的知识分子”的角色拉开一定距离,从而“以正确的角度和方式对它们进行审视;重新勾勒出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改变与延续的脉络,理解我所在的位置,和对一切盖棺论定”。卡尔维诺对自己已踏入文学世界之后的走过的道路,经历的文化与文学思潮,以及重要的变迁做出了总结,从而为后来对“新千年”的展望进行了铺垫,文学需要“轻盈”的说法也将随即产生。那种轻盈的得来,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卡尔维诺在巴黎度过的那段时光和与雷蒙·格诺等数学家的接触,以及他们共同创建的先锋派组织:潜在工场。这个由作家和数学家组成的松散的国际团体,将自己定义为“一群试图从自己亲手建造的迷宫中逃出的老鼠”。基于“形式上的限制能够激发想象力”这一事实,该组织对创作方向进行了各种尝试。

轻盈意味着要完全摆脱过去来自各个领域而且纠缠在一起的那些纷繁思绪所导致的沉重。在《文学机器》中,沉重到极致这篇文章恐怕非《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这篇文章莫属。就连卡尔维诺自己都坦白地

二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备忘录》(1985)中写道:“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种经历、信息、阅读和想象的组合。每一段生命,也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个图书馆、一个物件的清单、一个各种风格的试验品,所有的一切都在其中被不断地和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混合,以及重新整理。”延续这个思路,我们其实也可以将卡尔维诺孜孜不倦的笔耕获得的所有成果,看作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而且一定是一部文学作品。那么,《文学机器》这部文集,自然可以被看作是这部完整作品中的一章,而文集里的每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个小节。如此一来,我们就进入了卡尔维诺的“组合性”概念,而这种组合甚至可以延伸到每篇文章的每个复句内部。很多复句冗长而烦琐,正是因为它们同样是很多意念的“组合”。

《文学机器》中收录的文章,尽管大部分还是紧扣文学领域的主题,介绍了当时的文学流派,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以及作品,比如像《约婚夫妇》这样的杰作,但也并非仅限于文学领域,而是涉及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方面面。除去文学与自然、哲学、科学、政治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之外,他甚至对当时文化生活中的焦点“傅里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梳理与阐述。另外,还有不可

或缺的对文学创作方法,以及如何建立读者群问题的探讨。卡尔维诺用他文学家的语言与思维,参加到各种社会研讨和辩论当中。文集里的每篇文章都是他个人观点的阐述。即使是在一句话中间,他也尽量要表达很多的意思。

这部文集的意大利语标题本意是“盖棺论定”,顾名思义是他对自己在15年左右时间内各种文学、政治、社会、历史等等思考的总结。其中收录的作品描绘的是上个世纪西方世界那个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传统和先锋派思想的彼此交织,多元化社会和“物质的海洋”,使知识分子对“工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疑问,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对学生生存的担忧——各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甚至是文学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流派。这种纷繁的社会状态被卡尔维诺以“组合式”的表达方法展现出来,使得文集里的作品看起来就如同几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用卡尔维诺自己的话说,是“使文章尽可能包罗万象而环环相连的,以便体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认知和工具上的复杂性”。

无论远古还是时下,无论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还是其他国家,无论是历史、文化、工业文明、社会、哲学、政治、艺术,还是其他领域,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彼此之间

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世界尽头的永恒

□徐兆正

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既有着隐晦漫长的时空感,跳出跃出的骚动不安,也囊括了文字技巧的繁复,以及对每一个物象都近乎癡性的迷恋书写,诸如此类的特质构成了他的风格。记得有朋友在评价《百年孤独》时,曾感叹马尔克斯是一个挥霍才气的作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大意):书中随意摘得几段便足以使一个作家不朽,而他却赌徒般地写出360页这样密不透风的文字。

肇启于福楼拜的作者退出小说的革命,后来被罗兰·巴特浓缩为一句“作者死了”,即作者在作品中的地位被根本取消,文本端赖读者重塑,而作者的本意反倒是微不足道的。现代主义之后,后现代文学有别于传统的,是它纯粹成为一种由读者与作者合作的语言行动,然而与此同时,后现代文学也走到了理性与可读性的边缘。在我看来,马尔克斯可能就介于尚未跨出这可读性与已然昭示后现代书写到来之间的一个节点。在他成熟期作品之一概如此:读者要参与这场已有赢家的赌博。

相比《百年孤独》,我较为喜欢他18年后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费尔明娜·达萨日以继夜的追求弥散了这部小说的全部角落。开始时,缠绕着花藤、夜晚、琴声的信笺满足了达萨关于爱情的所有幻想。当阿里萨一本正经地规劝达萨离开代笔人门廊时(“这可不是花冠女神该来的地方”),所谓的爱情亦如晚霞飘散。达萨的幻想没有使她再次感到震撼,“而是坠入了失望的深渊”。她瞬间便觉悟到自己对阿里萨的接受是一场泡影,而阿里萨不过是

她心头的影子罢了。“不,请别这样。忘掉吧”——以一句毫无重量的话单方面结束。

达萨只是感官世界的一个漫游者;而在此之后,马尔比诺医生的出现恰是时候。无论出身、名望,后者都远过好阿里萨。他就像猎人一样,几乎是兵不刃刃便俘获了猎物,自此起始他们共同生活了50多年。但小说开篇时,50年已到尽头,以马尔比诺打理好友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稍后爬到树上捕捉鸚鵡摔死去结束。马尔比诺与达萨的结合不是一见钟情,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并无感情——对他们而言,感情早已是包裹在世俗下的衣食无忧与半个世纪以内缓慢发育的理智。当马尔比诺医生奄奄一息之际,“还在坚持与死神这致命一击做着最后一分钟抗争,好让她及时赶来”;在最后一口气即将用尽时,他对达萨说:“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时间来到这一刻,两人的爱情被层层剥开,我们于是看到那相互依赖的孤独。

达萨与马尔比诺医生长达50年的乏味共处,之于阿里萨而言是50年的艰难苦熬。他不是忠贞得艰难,而是浪漫得艰难——阿里萨必须抵抗时间,抵御时间对那种毫无意义的思念源头的掠夺,而抵御注定比乏味更加漫长。阿里萨的办法——据他不完整的,“如公证人般一丝不苟”的统计,在这50年里,一共有622个“连贯性爱情”,还有无数逢场作戏的风流韵事。这些事情全被准确无误地记在了20多个小本子里。对马尔比诺医生死讯的等待,对于重新夺取达萨的渴望,是他借事业改变命运的动力,亦是他活着的全部意义。53年7个月零11天,弗洛伦蒂诺·阿

里萨无时无刻不在为着与费尔明娜·达萨的重逢做着准备。

那些年少的无知无畏在时间与肉欲的淬炼下,成了日后促使费尔明娜接受他的原因。阿里萨的这种性格原本具有悲剧特质,但之所以没有走向乏味的宿命,没有在年老时出现对幻灭的领悟,是因为他终于懂得了等待。现代人无法理解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无法同情等待,而前者正是古典主义爱情的核心。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了从小听家庭医生,也就是他的教父,就他的长期便秘发表的一言言论:‘世上的人分两种,大便通畅的和大便不通畅的。’在这一信条的基础上,医生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性格的理论,自认为比星象学还要准确。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随着阅历的丰富,从另一角度改写了这个理论:‘世上的人分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他不信任后面这种人:他们一旦越轨,便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于是四处炫耀爱情,就好像那是他们刚刚发明出来似的。而经常做这种事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感觉良好,也守口如瓶,因为知道谨言慎行是生命攸关的大事。他们从不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不向任何人吐露秘密,反而装出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以致常常招来性无能、性冷淡,甚至不男不女的名声,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样。但他们乐意将错就错,因为这种误解同样也能保护他们。”阿里萨在622个情人身上体会到千滋百味,而生命的荒诞之处在于他而言正是在等待中学会等待,在并无可理解的地方充分同情。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与费尔明娜·达萨最后的团圆也许庸俗,但与其说是他们唤醒了体内深埋的年老爱情,倒不如说是在最后的日子他们发现最终令愚蠢(或坚持)升华成为忠诚(或愚蠢)的是时间。如果没有50年让阿里萨等待,没有50年让费尔明娜报复,一切都不可能存在。马尔克斯是以男性的视角来书写爱情的。他既写下费尔明娜·达萨与胡维纳尔·马尔比诺医生的理智的爱情,也写下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等待了50年的感性的爱情。虽然作者自称“不过是写一种老式的爱情”,但他最终写出的却是另一种我们不能试图去解释,也难以理解的比生死更漫长更激烈更无法被时光耗尽的爱情。

在故事落幕,作者以全知全能的口吻诉说二人重逢,也道出了爱情的真谛:“费尔明娜·达萨听见他在黑暗中走了出去,听见楼梯上响起他的脚步声,又听见他渐渐消失,第二天之前将不再出现。她又点燃了一支烟。正抽着,她看见了胡维纳尔·马尔比诺医生。他穿着他那身完美无瑕的亚麻衣服,带着他职业性的严肃,那令人头昏目眩的翩翩风度,以及那彬彬有礼的爱情,站在一艘往昔的船上,挥动着白色的帽子向她告别。‘我们男人都是偏见的可怜奴隶。’有一次她对她,‘相反,当一个女人决定和一个男人睡觉时,就没有她跳不过去的围墙,没有她推不倒的堡垒,也没有她抛不下的道德顾虑,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能管得住她的上帝。’爱情的真谛就是荒谬,就是孤独,就是一无法结束的霍乱。我们所见的都是虚幻,到头来,它们也一概会蜕作生活的借口。但

这是并没有什么遗憾。

关于本书标题的寓意,后来我在《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里读到这样一段话:“当天晚上,洛洛夫人对丈夫说:‘他总是那么和气可爱,不过看得出他心里挺不开心。您会看到的,因为他答应过两天来吃晚饭的。我心里觉得可笑,一个像他那么聪明的男人,竟然会为一个那种身份的女人而痛苦,何况她也不那么可爱,听人说她蠢得要命。’她说这话用的是一种明眼人的语气,在这些远离情网的女人看来,一个懂得风情的男人是不该为一个不值得他受苦的女人而受苦的;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怎么有人居然会为一个渺如霍乱病菌的女人甘心情愿去受霍乱的折磨。”这一段庶几可以视为整本《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题中之义,不知道马尔克斯是否从这里得到了启发。

“世界上再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了。”如果不读到最后,怕是难以理解这句话的。在《百年孤独》的结尾,马尔克斯直接用一场神秘莫测的飓风将信受诅咒的布恩迪亚家族所在的马孔多小镇从地图上抹去,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则不妨视为作者20年后对于孤独的再次书写。马孔多小镇的雨夜漫长依然,书中写到的所有相聚别离,都是孤独的另一维度与存在——爱情背后有的只是人心种种无法摆脱的疲倦。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费尔明娜·达萨与胡维纳尔·马尔比诺这样毫无激情的爱情才可能相对长久,但仍然无法抵御死亡。作者于是为阿里萨与达萨安排了另一种结局——在海上永不靠岸的爱情——自此获得了永恒的意义。